

馬克思沒有答應我們一個玫瑰園 克鳴

你好嗎師傅？近來怎麼樣？Q仔師兄說你最近生了個痔瘡，如你願意的話，弟子立刻寄來醫治痔瘡的良方一條，希望能醫好你的頑疾。但歸根究底，都是你老工作過勞，整日在倫敦大英博物院圖書館寫作，害得人家地板也爛了幾塊，請原諒弟子多言，請你老多多休息，飲多些湯水，運動多些，不然兩位大師姐會更加傷心。雖然弟子知道師傅正盡平生之力，想將「資本論」第三卷快些完成，但我要有美好的事業，就一定要健康的體，而且師母早幾年已死了，又沒有人照顧你的身子，如你還置自己的健康於不聞不問，我們師兄弟會更加傷心的，請師傅多多保重自己，弟子遠在天邊，不能照顧師傅，很是慚愧，但還有一疑難，希望師傅能代弟子解決，請諒！

師傅，弟子愈來愈有一個願望，希望附諸實現，對不明白我心的人們來說，這或者是又一個藉以諷刺我的機會，但無論如何，我只等待一個最後的決定，決定自己應否永遠留下來，留在大學裏的玻璃屋中。本來每一個曾經讀過大學的人都會感覺到，自己留在那幾年是一生中最幸福的，因為每一個人都有權盡量歡笑，痛哭、發怒、大罵，「在這個可詛咒的地方，擊退可詛咒的時代」。如果再加上四年中可以為自己找出一個謀生的技倆，四年大學始終對每一個大學生都是幸福的源泉。當然它們是我準備留下來的數個原因之一，但我仍然需要一個更大更強的「藉口」以打退家人的近乎鼓勵其實是命令式的口吻：「你已經長大了，又有學識，應該負起養家的責任，而且你還需要建立一個自己的家庭，你會結婚，你會生兒育女，你更會……。總之一定要找一份工，正式踏入社會。」在朋友方面，當然他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對不起師傅），為了盡盡朋友之道，他們會勸說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你有你的，我有我的，但你一定要相信，如果你選擇留下，你有沒有想過父母會怎樣，「老婆」會怎樣，他們需要你，因為你可以賺錢」。但原因來自什麼呢，坦白說，那就是你和你的理論。

弟子故意會讓學位試成績欠佳，這是一個消極的方法，或一個比較積極的，我會努力用功，死命考進研究院，死命考進「MBA」，死命想去外國留學，總之弟子不想正式投入這個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結構，我選擇「不工作」作為對抗它的方式，原因在於師傅你的教導。你教導我怎樣看這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一切，你教我看清了「割離」的原因，你更教導我怎樣從表面上的理性規律找尋出其非理性和壓迫的一面，總之多謝師傅你，這麼大年紀還肯收我這個劣徒。回想起來，這已經是年前的事了，那時我是大

學二年級，意識形態上還在大學生的兩根認識支柱間遊移，那就是恩師的馬克思主義和基督教教義，本來我這一生都可能變為基督徒式的，但始終都是你老的功力勝一籌，能繼費爾巴哈師叔之後，整個揭露了基督教教義後的不合理和非神聖性，這點弟子相信你是和理論上的死對頭麥斯·韋伯先生互相補足的地方。另一個你吸引我的原因是你的鬍子和生活的態度，師傅你實際上比耶穌基督更耶穌基督，和更加似一個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言歸正傳，自從弟子接受你的教導之後，理論教我看清一切，但這卻使我更加痛苦，更加自覺無能為力。

通過了恩師的理論，我開始對原本自以為正常的現象開始有所疑問，為什麼有人會生活得這麼奢華，出的是勞斯萊斯，進的是堂堂大酒店、大物業，和香港小姐結婚，控制整個應該是「價值中性」的傳播機構。一聲號令就可以使很多人跳樓，妻離子散，一句「目標轉移」就可以使整個經濟系統翻天覆地，無數人無工做。為什麼一個人的力量會這麼大，這麼有力，竟然可以左右人的生死榮辱，內裏他只是一個人而已。除了這些你所謂的大布爾喬亞，竟然亦有人生活得如豬如狗，只能在前者的剝削中間姑且生存，但還相信「有人比自己還糟糕」。而在他們之間的小布爾喬亞，卻只能明爭暗鬥地藉著被他們擊敗的另一些小布爾喬亞的屍體，將自己身份提高，去嗅一嗅大布爾喬亞老大哥的馬屁，拾一拾他們的牙慧，還自以為自己成功了一半，其實只要老大哥們微有發怒，下面的就很快倒下去，無聲無色地消失。資本主義社會的每一個人，包括布爾喬亞老大哥、小布爾喬亞，和大量的無產階級都仍然認為這個系統是理性的和健康的，這個社會仍然值得他們生活下去，儘管這就是一個「夢」，一種「昏睡」的病症。師傅，似乎我唸你的理論不錯嗎？

所以有人從生到死都昏睡下去，在他們正式給「昏睡」殺死之前，仍然老成持重地教導下一代，應該怎樣昏睡下去，當然最舒適的一種昏睡方法，就是唸飽了大學，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下面的就壓，上面的就托，日夜做戲，直至成家立室××閣，生兒育女，再繼續教導他們所能得到的最佳昏睡方法。我亦相信大學就是一個最有效的製造昏睡工廠，這裏製造一批足以鞏固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上下層建築的基礎幹部和前衛者。但為什麼弟子會覺醒呢？很簡單，因為弟子得到了你，但其過程卻十分有趣，就好像一則幽默笑話：有人在我昏睡之中驚醒弟子，而只是因為希望弟子能進食安眠藥，繼續昏睡下去。在唸大學當中，人人學會了萬應萬能的泰勒主義，強化資產階級的人事、企業管理

，和整個資本主義系統中強化生產的最新科學技術。等等本來可以令大學生睡得更香甜的「姿勢」，但我卻得到了師傅你的理論，而不是使人忘卻整個昏睡過程的非理性的基督教。我相信如果一個人以為人人皆平等，那麼這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大笑話，所有社會上的不平等而以前只被人冠以不好運，懶惰，無上進心，皆可以用一個觀念解釋，這就是你老人家的精粹核心——資本的罪惡。

資本在這裏是無敵的，一切附庸於它的皆變作有價值起來，但資本的另一個定義就是擁有它的人就是成功，沒有的就是失敗者，失敗者就是「寇」，被人諷刺為倒運，懶惰，和無上進心，其實這可能是失敗者的心態而不是其原因，基本的原因是你老所說的資本主義經濟結構裏的極端競爭規律，競爭的必然結果是「強人」永遠活在死人堆上，他們的每一個成功只表象著某一個失敗者被「遊戲」本身打了出局，永不翻身。但作為你的一個忠實徒兒，我只能做到的就只是消極的不妥協，和不介入，（積極的容後再談）。我只願生存在大學的玻璃溫室中，因為室中比較溫暖，不似外間因競爭而生人與人的割離和冷淡。因為似乎不工作就是我能獲得的唯一逃避途徑。因為一個大學畢業生步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只能代表兩種互相補助的結果：一就是懷著多少資本家需要的知識和技術鞏固整個制度，作為強大資本在意識形態，生產力方面等層面上的捍衛者。第二就是一旦進入了整個系統，唯一的生存方式就是介入競爭和盡量擊敗對手。無論你願不願意，你要生存就別無選擇的餘地。在競爭裏，每一個人帶起了充滿笑容的面具（或者不能算是面具，因為面具戴得久，只會僵化冷凍了面部，做成和面具一模一樣的面部表情），利用和交換是日常的生活姿勢，一人甚至不需要知道對手是何人，而只對他們的弱點有路數。這裏沒有善與惡，人們的日常道德系統和價值觀念完全不能用於處理這個系統的一切，這裏只有效果和非效果，成功的，強大的就是善，失敗的，給人家整個吞併了的就是惡。人以往的價值觀念給整個磨平、磨滑，在系統中生存，每一個人都要養成一套能令自己生存下去的方法，好像迎合對方，無聲無息地擊潰對手，對每一個路過你面前的生物報以微笑。師傅，你知不知道中環人是單性的，「它們」無性別之分，每一個都只是由一個樣模塑模出來的，為了適合競爭，每一個人都是馬古沙師兄說的「一度空間性」的，原有的棱角都被他們自己迅速磨平，不適合競爭的就通通去掉。

最可恨的就莫如作資本家的幫兇，去壓迫，去剝削無產階級，弟子不甘願做資本家

的文化打手，代替他們在世俗文化中作頭號旗手。我亦不甘願在資本家的生產力科技中，幫助他們強化不平等和壓迫，這樣只會令我更痛心。所以我選擇不參予任何資本性的活動，去抵抗割離感，去保存自我（師傅，資本對我來說是那個能點什麼都成金的皇帝，什麼東西接觸著它都變作它的附庸，在系統中反抗它是不智的，你知不知道很多先弟子幾代的師兄，一進了這個系統就給迅速地「價值磨平」，脫離你的門牆）。

寫到這裏，師傅你可能正大罵弟子，因為弟子只學到了你理論的一部份，而忽略了最重要的，就是主體和客體之間的辯証關係，主體不是靜態地受著客體的控制和卡壓，主體是有能力去改變客觀現實的，而客體亦提供了一個架構去讓主體行動。我相信師傅你一定要我多革命，少去空想，去將理論化作實踐，去學列寧、毛澤東、捷古華拉等大師兄們去打天下，為無產階級們謀幸福，建造共產主義社會。但弟子很害怕，我很害怕見到流血，我很害怕嗅到死亡的意味，我不希望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因為鬥爭而失去生命，妻離子散，生靈塗炭。師傅，你教導弟子說要弟子記者資產階級仍然是人，仍然是我們的同類，他們的惡是歷史性和結構性的，因為他們在資本主義經濟系統擁有資本，他們自己沒有選擇的餘地，一但要生存他們就是要壓迫和剝削他人，併吞對他們來說是一種自然的行為，這裏資本主義結構和資產階級的「角色」代表了歷史性的惡和不進步，但他們不是天生的「石堅」，而我們一班進步的只是相對性地作一個「曹達華」，而且我們並不是天生的那麼性善呢！你的弟子討厭再看到流血，討厭人類相殘，在歷史過程中已有很多人死去（師傅的「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句就暗示歷史只是階級鬥爭，但鬥爭卻代表了流血和死亡，我可當不了一個革命家，所以在對抗資本主義，我只能獨善其身地和它消極作戰，在意識形態方面和它作生死鬥，或者當一個解除武裝的批判家，以文代武，「槍桿子出政權」對弟子來說是遙遠地和我分割開的，師傅請原諒你無胆和怕血的不肖徒弟，或者我只配孤寂地等待一個你老期望著的成熟無產者以大部份人數迅速從資產階級手中取過政權和生產資料——不流血地——的年代，當然這可能太遠了。

師傅，弟子的煩惱就在此處了，革命家我做不成，但批判家亦不是那麼好過。我幾時都是一個寂寞的批評者，詛咒整個不平等、壓迫的系統，我只希望能在意識形態方面喚醒昏睡了的人，但似乎我叫喊得力竭聲嘶，也沒有什麼人會有反應，而我的聲音卻好像在真空的環境中，根本傳不開去，亦沒有

人聽到是什麼，師傅你可想到弟子那時是感覺到那麼無能，那麼無力量地為你做什麼。我嘲弄，我批評，我詛咒整個系統，但似乎這只是一個人的事，大家都對我漠不關心。我發覺我亦沒有任何權力可以阻止什麼人進入這個系統，維持它和強化它，我不希望能怎麼樣喚醒昏睡了的人，既然大家都能在昏睡中發其好夢，而且我亦担保不了大家睡醒時會怎樣——可能他們發覺這更加沒趣，可能他們感覺到先前的自己是昏睡，但根本沒有能力打倒昏睡本身，可能他們發覺睡醒更不知何世，現在我剛好和他們一樣，師傅，你有沒有想過應怎麼樣。我還是獨善其身地脫離整個系統，在玻璃屋中大喊大叫，也好過幫助資本去握殺人性。既然大家都認為仍然值得活下去，因為大家有飯吃，有屋住，有電視看，有愛可作，昏睡也有昏睡的好處，一個人有夢可發，睡眠中又帶有無比溫暖，棱角已給磨平磨滑，變作一度空間的。似乎使大家醒覺是一件愚人才作的行為，醒不醒大家有自由選擇，而且醒了可能更糟糕，況且恩師馬克思你並沒有答應過給大家一個美麗的玫瑰花園：“DEAR MASTER, YOU NEVER PROMISED US A ROSE GARDEN”。

請珍重自己的身體，希望你能完成「資本論」的第三卷，弟子自當寄上痔瘡良方一條，和染髮染鬚水一支，望請笑納，同時希望恩師能代為向兩位師姐問安，Q仔師兄們很好，有機會當送上「文化新潮」幾卷。如恩師有弟子所問的答案時，請回信，因為恩師的親筆書信正大受歡迎，弟子可轉讓給華國鋒、鄧小平兩位第十五代師兄，或在蘇聯的十六代師兄布李茲列夫，下次再談。

二十五代弟子克鳴上

